

通
介
堂
經
說

通介堂經說卷二十九

徐灝學

左傳二

僖公

涉河侯車敗

十五年傳秦伯伐晉卜徒父筮之吉涉河侯車敗詰之對曰乃大吉也三敗必獲晉君其卦遇蠱三三曰千乘三去三去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蠱必其君也杜注曰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己故詰之正義曰如杜此意則千乘三去謂晉侯之乘車三度敗壞而去三去之後而獲晉君也劉炫以爲侯者五等

總名韓戰之前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晉侯車有三敗以爲秦伯車三敗也今知不然者晉實是侯爵故知晉侯車敗秦伯乍聞車敗謂敗在己不達其旨故致詰問也又以秦晉未有交兵何得言車敗者此謂車有敗壞非兵敗也顧案劉光伯以徒父所言占筮之象誤認爲敘事之文故致差謬孔冲遠亦尚未達也毛氏奇齡曰自吉以下至涉河侯車敗乃徒父之言見卦象有異不先示何卦急曰涉河侯車敗秦伯不知恐車敗在己故詰之也此說得之杜云秦伯之軍涉河則晉侯車敗亦謂卦象如是故云秦伯不解謂敗在己若此時實敘晉侯車敗之事秦伯豈有謂敗在己而致詰者乎何劉孔

之多味也毛氏又曰凡兩卦之間有一剛在中卽謂之坎今以兩剛居初四之間在蠱卦詞原曰涉川而秦之入晉又必踰河因而曰涉河蠱之三五互震震車也震爲諸侯卽侯車也震名仰孟有類車箱蠱上有艮艮爲倒震震一倒而車箱盡傾故曰侯車敗又云蠱之爲卦實從泰恆損三陽合聚者往來而成然無陽來而祇有陽去一從泰之三陽初往上來一從恆之三陽四往上來一從損所環聚之三陽初往三來凡此三推皆以我所聚三陽往而移彼謂之三去去與驅通卽三驅也三去必涉河泰踰兩剛損踰一剛恆且踰上位隱坎之剛是剛稱三敗後稱三去皆於踰河時見之瀕謂蠱初至

四互坎有涉河象外卦倒震有車敗象毛說得之其言
三去之義則支離矣且所謂泰踰兩剛損踰一剛皆陰
陽易位而成坎象所踰者陽爻也獨恆以四上易位則
踰陰爻而坎象不成亦自亂其例恆初至五本有坎象
不待推移也又易往來之義以內外言初上易位可云
往來四與上易初與三易則不得爲往來矣今案隨反
爲蠱隨之初侯象五君位也今三陽爻皆易爲三陰故
曰千乘三去蠱之內巽我也外艮彼也巽爲繩艮爲黔
喙爲止爲拘故曰獲其雄狐矣西河五易說多枝蔓故
略辨之

輅秦伯 輅鄭人 謀輅之

十五年傳輅秦伯宣二年傳狂狡輅鄭人成十六年傳
謀輅之杜注輅迎也釋文輅五稼反灑案輅謂駕輅以
載之駕輅曰輅猶之舒旆曰旆也昭十三年傳八月辛未治兵建而不旆王
申復旆之古音牙讀若吾返輅聲本相近自返音轉入禡韻
而輅亦隨之當仍讀本音爲是唐韻尚多古音五稼反或讀與寤同

巫尪

二十一年傳夏大旱公欲焚巫尪杜注巫尪女巫巫也主
祈禱請雨者或以爲尪非巫也瘠病當作瘠病之人其面上
向俗謂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爲之旱是以公欲焚
之灑案檀弓曰歲旱穆公召縣子而問然曰天久不雨
吾欲暴尪而奚若鄭注尪者面鄉天覲天哀而雨之又

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注云巫主接神亦覲天哀而雨之
鄭說與杜正相反據下文臧文仲曰天欲殺之則如勿
生則杜以爲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者固非而鄭云覲
天哀而雨之亦與傳意不合也今案檀弓巫與尪爲二
人左氏當亦同義說文云尪尪曲脛也从大象偏曲之
形篆文作尪隸省作尪是尪爲跛足之名晉語曰籛條不可
使俛臧施不可使仰韋注籛條偃人臧施僂人今本國語注偃
誤作僂蓋偃者突矐仰面僂者曲脊俯首渾言通謂之偃
僂古者或以偃僂之人爲巫故荀子正論篇曰偃巫跛
匡揚注匡讀爲危鄭杜未經辨析而以病仰者爲危誤也所以
欲暴之焚之者蓋世傳尪偃之人足以致旱巫又主祈

禱請兩者故欲暴之焚之也此臧文仲所以有天欲殺之則如勿生之言而縣子曰望之愚婦人於以求之也

夫子 夫人

二十三年傳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襄二十六年傳伯州犁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灑案王子公子不當有夫子之稱夫音扶夫子猶言此子二十七年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夫子之謂矣夫子謂伯有一十九年傳吳公子札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又夫子之在此也夫子謂孫文子三十一年傳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

知治矣夫謂尹何成十六年傳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夫子謂欒鍼昭元年傳穆叔曰夫人之所欲也夫人謂趙孟二年傳晏子曰夫子君子也夫子謂韓起又夫子近德矣謂叔弓俱與此同例杜氏注不及此陸氏釋文亦無音則已誤讀如字矣牧誓勛哉夫子檀弓夫也上夫字並讀若扶

又凡言夫君亦同

文公妻趙衰

二十四年傳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文公妻趙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爲才固請于公以爲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爲內子

而已下之杜注趙姬文公女也子孫趙衰字欒案文公妻趙衰句妻上奪一女字以文公之女嫁趙衰即所謂趙姬也若無女字則文義不可解矣列女傳載此事云晉趙衰妻者晉文公女也號趙姬

天爲澤以當日

二十五年傳說晉侯納王之事曰筮之遇大有三三之蹇三三曰吉且是卦也天爲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杜注曰日之在天垂曜在澤天子在上降心在下是降心逆公之象王氏引之曰傳以日爲公杜乃以日爲天子失之矣成十六年傳南國蹇射其元玉中厥目杜注離爲諸侯又爲目又離象傳六五之吉離

王公也離有諸侯之象六五以陰居尊猶晉之六五爲侯也頤案王氏以傳文天爲澤二語上下相承誤謂天子降心指天爲澤言逆公指當日言遂以天爲天子日謂晉侯謬矣今案天爲澤謂乾變爲兌在離下故曰當日離爲日在兌上是天子降心逆公之象非以天子釋天以降心釋澤以逆公釋當日也杜云日之在天上垂曜在澤天子在上說心在下日即天子澤即兌也天子在上自指上離說心在下自指下兌安得以晉侯爲日乎傳所稱公乃筮人對晉侯之辭亦不必於卦中取象至離晉之六五皆爲君位更不必離爲諸侯然後爲公也

刺之 刺公子假

二十八年經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成十六年刺公子偃左傳杜注殺梁范注竝云內諱殺大夫皆言刺義取周禮三刺之灋灋案杜范說非也周官司刺掌三刺之灋蓋謂刺舉其事以鞫訊之刺非謂殺也辨見周禮春秋於他國皆書殺其大夫獨於魯變文言刺者爲君諱也此刺當如刺客之刺若曰不知爲何人所中傷云爾是諱之也

聽輿人之謀

二十八年傳聽輿人之謀杜注輿眾也灋案輿訓爲眾相承已久而其義則未聞今案輿字又作輿易說卦傳坤爲大輿爲眾蓋坤厚載物輿之象也故爲大輿由是

有與地之稱坤爲眾而謂之輿故輿訓爲眾矣

鹽其腦

二十八年傳晉侯夢與楚子薄楚子伏已而鹽其腦顧氏炎武曰范守己曰鹽者苦鹽之名鹽其腦當是以鹽鹽揉入腦中故子犯曰吾且柔之矣杜氏訓鹽爲噍非也灑案鹽其腦者裂其腦也鹽田斥裂故裂謂之鹽非以鹽揉入腦中之謂也唐風鴉羽傳鹽不攻緻也小雅則壯傳鹽不堅固也皆斥裂之義吾且柔之矣者柔安也釋言且安之不必懼也此一句非解夢語杜云

鹽所以柔物范請柔爲揉皆失之

白黑形鹽

三十年傳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昌歠白黑形鹽杜注
昌歠昌蒲菹白熬稻黑熬黍形鹽鹽形象虎正義曰周
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有昌本麋齧鄭云昌本昌蒲根
切之四寸爲菹彼昌本可以爲菹知此昌歠卽是昌蒲
菹也齊有邴歠魯有公甫歠其音爲觸此昌歠之音相
傳爲托感反徧檢書傳昌蒲之草無此別名未知其所
出也灑案說文云盥血醢也他感切字又作醢昌蒲菹
讀在感切疑卽此醢字但音小轉耳周禮醢人朝事之
豆其實韭菹醢昌本麋齧又加豆之實深蒲醢醢公
食大夫禮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南麋齧鄭云醢醢
醢有醢昌本昌蒲菹也醢有骨謂之齧以上鄭注蓋昌蒲菹

和之以醢謂之昌醢因誤讀昌獸爲狂感切也白黑杜
謂白熬稻黑熬黍蓋因下文云羞嘉穀鹽虎形故云不
知所謂薦五味羞嘉穀者乃渾舉之辭昌獸非備五味
則白黑亦非指嘉穀言蓋鹽象虎形爲白黑二色耳

勤而無所

三十二年傳蹇叔曰師之所爲鄭必知之勤而無所必
有悖心顧氏亭林曰言師勞力竭而無所用則所經之
國必有背距之心杜解云將害良善未當灑案無所用
但云無所則語氣未完顧說亦非也所猶處也無逸曰君子所
其無逸鄭注所猶處也一切隱元年傳曰不如早爲之
經音義二引三蒼所處也杜注使得其勞師獲遠無以處之則
所所字與此義同杜注使得其勞師獲遠無以處之則所宜亦非

民有惇心下文晉原軫曰秦違憲叔而以貪勤民天奉
我也勤民猶言勞民惇心亦指民言非謂所經之國也

文公

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

元年傳於是閏三月非禮也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
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杜注曰於麻法閏當在僖公末年
誤於今年三月置閏蓋時達麻者所譏又曰步麻之始
以爲術之端首暮之日三百六十有六日日月之行又
有遲速而必分爲十二月舉中氣以正月有餘日則歸
之於終積而爲閏故言歸餘於終正義曰古今麻法推
閏月之術以中氣定之無中氣則閏月也古麻十九年

爲一章章有七閏但觀中氣所在以爲此月之正故言
舉正於中也月朔之與月節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
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罅之爲閏故言歸餘於終灑
案以中氣定月無中氣爲閏乃後世推步之術非古麻
所有也蓋古無中氣之名逸周書雖備二十四氣而不
以中氣定月卽不以無中氣之月置閏今雨水正月中
穀雨三月中逸
周書先驚蟄後雨水先穀雨後瀉明其序小異夏小正
則正月啟蟄月令仲春始雨水仲夏小暑孟秋白露降
又各不同春秋成十七年昭二十二年閏月皆在十二月後
僖七年文六年哀五年十五年閏月雖未知在何月而
其上文皆有冬字唯文元年閏三月以爲非禮昭二十
年閏月
正義以爲閏在八月後蓋因傳文上有八月下有十月
也然當從其多者爲閏且此歲之閏經無其文傳恐有

誤是則歸餘於終明爲歲終置閏奉以十月爲歲首涉
初因之故屢書後九月亦其遺制也然則舉正於中非
以中氣定月之謂履端於始亦非步履端首之謂也蓋
正月立春爲始四月立夏爲始七月立秋爲始十一月
立冬爲始故曰履端於始春分二月中夏至五月中秋
分八月中冬至十一月中皆適當四時之中故曰舉正
於中而閏月置十二月後謂之歸餘於終矣然歲終置
閏四立二分二至必有參差固不若後世以無中氣之
月置閏爲善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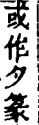
廢六關

二年傳廢六關惠氏定字曰家語作置六關王肅曰六

闕闕名魯本無此闕文仲置之以稅行者故云不仁廢
與置古字通公羊傳曰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何休
曰廢置也置者不去也齊人語灑案惠氏引家語公羊
傳以釋左氏是也莊子徐無鬼篇廢一於堂廢一於室
釋文云廢置也烈子黃帝篇先生既來曾不廢藥乎張
湛注廢置也會無善言以當藥石也其義竝同廣雅亦
曰廢置也但廢字自有置義非由通借凡置物以待用
曰置棄置而不用亦曰置廢置皆兼去留二義故置立
謂之廢棄置亦謂之廢也釋詁曰廢止也上與置義同
說文云廢屋頓也頓亦置也廢與寫義近說文云寫置
物也寫亦兼二義曲禮曰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鄭

注寫者傳已器中此一義也傾寫又一義也

閏月不告月

六年經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釋文云不告月月或作朔誤也灑案朔字不誤下月字乃夕之誤卽古朔字也夕古篆作象月初生形古音讀與朔同春秋古經本或作夕篆文形近因譌作月

詳見說文箋疏

左氏所據作

朔其述經直云閏月不告朔而不爲月字作解則本作朔明矣穀梁以爲閏月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公羊則謂天無是月皆曲說也蓋夕之古義失之久矣

秣馬蓐食

王氏引之曰文七年傳訓卒利兵秣馬蓐食杜注曰蓐

食早食於寢蓐也漢書韓信傳亭長妻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引之謹案訓卒利兵秣馬非寢之時矣亭長妻晨炊則固已起矣而云早食於寢蓐云未起而牀蓐中食義無取也方言曰蓐厚也食之豐厚於常因謂之蓐食訓卒利兵秣馬蓐食者商子兵守篇曰壯男之軍使盛食厲兵陳而待敵壯女之軍使盛食負壘陳而待令是其類也兩軍相攻或竟日未已故必厚食乃不飢亭長之妻欲至食時不具食以絕韓信故亦必厚食乃不飢也成十六年傳蓐食申禱襄二十六年傳秣馬蓐食並與此同灑案舊說以蓐食爲食於寢蓐固誤王說亦未確今案軍中暇日椎牛饗士

史記馮異傳五日

相牛饗賓客

師出則裹糧而行自急則立駐傳餐韓信

平吏舍人

其裨將傳餐索隱曰小飯曰餐

謂立駐傳餐待破趙乃大食也至若乘夜進兵遲明而

戰於是有秣馬蓐食蓐食者蓋隔宿之餘食也說文云

蓐陳艸復生也引申之則凡陳舊之物皆謂之蓐炊隔

宿之食謂之蓐食蓋急於出征未暇炊爨故豫留隔宿

之食耳至淮陰侯傳亭長妻晨起蓐食則偶有隔宿之

餘晨起炊熱而食之即藉此而不爲韓信具食也蓐食

蓋周秦間常語

大室屋壞

十三年經大室屋壞杜注大廟之室正義曰大廟之制

其簷四阿而下室當其中又拔出爲重屋明堂位云大

廟天子明堂復廟重檐此天子之廟飾鄭云復廟重屋也是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大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大廟全壞也灝案經言大室之屋而杜云大廟之室飾殊差互孔冲遠亦未明其義明堂重屋下覆九室太室居中左氏云大室之屋壞屋專屬之大室則非明堂之重屋審矣今案古宮室無屋名屋卽古幌字周禮幕人掌帷幕幄帟綬之事鄭注曰王出宮則有是事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幌王所居之帳也

注蓋幄本作屋相承增巾旁秦風權輿篇於我乎夏屋

渠渠鄭箋屋具也大雅抑篇尚不愧于屋漏鄭箋屋小帳也車箱之上亦稱屋雜記上曰諸侯其輶有綬縹布

裳帷素錦以爲屏而行古帟幕席以爲屋蒲席以爲裳帷鄭注轉象宮室屋其中小帟此尤其明證秦風小戎篇載其板屋史記南越尉陀傳遷乘黃屋左纛是也大室之屋蓋於室中爲板屋旋帷幄以依神今之神盃卽其遺制非宮室之謂也

明堂重屋上覆以茅亦帟帝之類故以屋稱

宣公

華元爲植巡功

宣二年傳宋城華元爲植巡功杜注植將主也周禮大司馬大役與慮事屬其植鄭注大役築城邑也鄭司農云植謂部曲將吏春秋傳曰華元爲植巡功元謂植築城植也灑案杜斷植爲句而訓爲將主卽本先鄭義然

此當從後鄭說爲長凡版築立木爲楨榦謂之植華元爲植巡功六字當作一句讀

于思于思

城者謳曰睥其目皤其腹棄甲而復于思于思棄甲復來使其驂乘謂之曰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那役人曰從其有皮丹漆若何杜注于思多鬚之貌正義曰賈逵以爲白頭貌成十五年華元爲右師距此三十二年計未得頭白故杜以爲多鬚貌亦是以意言之耳校勘記曰毛詩瓠葉云有兔斯首鄭箋云斯白也今俗語斯白之字作鮮聲近斯後漢書朱高傳載多鬚者號于氏根注引杜注爲證案此則于爲須思爲白于思爲白

須也灑案賈逵訓于思爲白頭孔冲遠計其年以爲未
得頭白嚴杰云白須亦非也

左傳校勘記
嚴氏分纂

灑謂于思言

其多鬣耳思卽髭須之轉聲須在頰稱思因謂頰爲思

故魚頰骨亦謂之鰓

漢書高帝紀蘇林
注鰓音魚鰓之鰓

廣韻鰓蘇來切

入哈部俗作顛又作腮蓋來之聲轉爲落哀切故鰓亦
轉爲顛也牛則有皮犀兕尚多棄甲則邢謂牛皮可爲
甲且多犀兕棄甲不足言耳從其有皮丹漆若何從陸
也猶俗語云隨他也言皮雖有不知丹漆何如蓋丹漆
所以飾甲譬人之顏色以譏華元也

不逢不若

三年傳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

之杜注若順也灑案若爲當馴言不逢不馴之物也堯
典疇若予工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史記五帝本紀作
誰能馴予工誰能馴予上下草木鳥獸是若之義爲馴
馴與順通故傳注多訓若爲順

遠疑也

注

四年經公伐莒取向杜注向莒邑東海承縣東南有向
城遠疑也灑案疑下脫非字長十四年傳逢澤杜注地
理志言逢澤在熒陽開封縣東北遠疑非與此同例若
無非字則文義不明

使封人慮事

十一年傳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杜注慮事無慮計功

正義曰慮事者謀慮城寨之事無則慮之迄則計功也
灑案慮謂爲錄謂錄事以授司徒也漢書雋不疑傳每
行縣錄囚徒還師古曰省錄之知其情狀有冤滯與不
也今云慮囚本錄聲之去者耳音力具反而近俗不曉
其意訛其文遂爲思慮之慮失其源矣杜孔正同此失
卒偏之兩 兩之一卒

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杜
注十五乘爲一廣司馬法百人爲卒二十五人爲兩車
十五乘爲大偏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
人爲承副灑案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見周禮
小司徒

司馬序官亦有
百人爲卒之文

杜氏所引蓋古之司馬法也十

五乘為大偏則出機宜司馬兵法其實穰苴即承春秋時諸國之制元凱謂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誤也司馬

法詳見孔疏 其云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更不確蓋因周官

五伍為兩適合二十五人之數而為是說耳鄭注論語

國引司馬法革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別無

二十五人之目胡安國謂春秋作正甲如唐兵法增二

十五人為徒役毛西河斥為臆說然胡氏不知此所謂

正誤認杜注為司馬法耳鄭注亦見疏兩非其義也成七年傳申公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舍

偏兩之一焉豈謂二十五人之一卒乎孔冲遠云一卒

之外復有十五乘之偏并二十五人之兩其說尤謬今

案襄十一年傳廣車軌車漚十五乘杜注漚耦也即分

為二廣之義漚十五乘合為三十乘本傳下文云楚子

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是也小司徒疏引司馬法革車十乘士百人徒二百人則三十乘當有甲士三百人徒六百人一廣十五乘其甲士一百五十人徒三百人是爲一卒又分爲二偏一偏甲士七十五人徒一百五十人曰偏之兩者言其卒爲偏之倍數也十五乘之中禪將所乘餘則分之爲二也蓋有一乘爲十五乘爲大偏再分爲小偏巫臣以兩之一卒適吳爲甲士一百五十人徒三百人舍偏兩之一則所畱甲士七十五人徒一百五十人耳杜彼注以司馬法車九乘爲小偏謂畱九乘車及一兩二十五人亦誤也兩者相對之辭分而言之謂之偏合而言之則謂之兩如車兩輪帛兩端屨兩枚皆以兩稱也

楚人甚之

十二年傳晉人或以廣隊不能進楚人碁之脫扃少進馬還又碁之拔施投衛乃出顧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杜注碁教也灑案杜訓碁爲教殊未確晉楚方戰無相教之理也愚謂碁者追而將及之之義當讀爲企企及也蓋軍行陘隘之中故晉人以廣隊不能進楚人追而將及之於是脫扃而行少進馬還又將及之復拔施投衛乃出耳吾不如大國之數奔晉人解嘲之辭也

而又久之 是以久子

十七年傳過而不改而又久之以成其悔正義曰晏桓子等懼晉之命不得已而來恨齊侯之使也今晉不以禮待之而又久執之以成其悔恨昭二十四年傳士伯

曰寡君以爲盟主之故是以久子杜注久執子以謝邾
瀕案久非遲久之謂久猶稽留也說見說文箋孟子公孫篇
可以久則久趙注久留也公羊莊八年傳何言乎祠兵
爲久也何注爲久稽留之辭是也杜孔於久下增執字
是以久爲遲久失之矣

庶有豸乎

庶有豸乎杜注豸解也瀕案獬廌聲轉爲解豸故謂豸
爲解

成公

韓厥執紼前

二年傳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絙於木而止丑

父寢於輶中蛇出於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
推車而及韓厥執勢馬前再拜稽首奉觴加璧以進杜
注驂馬絰也繫馬絆也執之示脩臣僕之職正義曰襄
二十五年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傳曰陳侯免擁社子
展執紼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事與此同唯無璧
耳蓋古者有此禮彼雖敗績猶是國君故戰勝之將示
之以臣禮事之不忍卽加屈辱所以申貴賤之義說文
云羸絆馬也从馬口其足春秋傳曰韓厥執馬前讀若
輒重文作繫臧氏琳經義雜記曰古文左氏本作韓厥
執馬前馬卽繫正字今本譌爲馬又別出繫字繫當爲
衍文上言驂絰於木而止故厥執齊絆馬而前也口其

足者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杜注以爲執之示脩臣僕之職正義引襄二十五年傳非是灑案繫與馬同左氏古本作馬今本作繫繫非衍文馬字衍耳襄二十五年傳子展執繫而見與此正同彼文作繫亦非譌字也至謂圍繞其足致馬不得行尤泥而無當雷之字形固爲絆馬足而其義不在足也造字者於馬上著圈見維繫之意就其字勢於足上著之非專爲絆足而設也許云絆馬不云絆馬足蓋深得造字之旨糸部云絆馬繫也與此互訓甚明小雅白駒篇繫之維之周頌有客篇言授之繫以繫其馬皆謂羈繫公羊襄二十七年傳夫負羈繫言負則不在足明矣檀弓子顯鄭注公子繫也盧

植曰古者名字相配顯當作韞說文韞著掖鞞也釋名
云韞經也橫經其腹下也此尤其明證傳言駮絰於木
故韓厥執紼而前若云厥絰其足恐非事實駮已絰於
木而不能行矣何必復絰其足耶且絰足非執之謂也
又杜云執之示脩臣僕之職甚是蓋古者君臣之義至
重難於他國之君猶脩外臣之禮故成十六年傳韓厥
曰不可以再辱國君卻至曰傷國君有刑卽其義也正
義引襄二十五年傳發明傳注之義甚允當何得非之

盡東其畝

二年傳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甗玉磬與地晉人不可
曰必以蕭同叔子爲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杜注

曰使壘畝東西行程氏瑤田溝洫疆理小記曰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畝橫遂縱遂扛兩夫之閒其南北之閒則溝也溝經十夫流入於洫洫縱承十溝入澮十澮之水竝入於川澮橫川自縱也賈公彥曰井田之法畝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此畝縱爲東畝畝橫爲南畝之確證顯案杜云使壘畝東西行漫爲之說而實未詳其義程說則猶河漢無極也如其說東畝則川橫於南川上之路自西徂東晉人伐齊固爲甚便矣然此川者考工記所謂兩山之閒者也其或不必定在山閒而

一澮之深廣已及兩尋川受萬夫貫注必是大水非如田闢之跡可以任人爲之晉欲使齊盡改田制而皆橫陳於東是不但變易溝洫且須改移山川雖曰強人所難恐無是理此因周禮鄭注遂縱溝橫洫縱澮橫而曼衍其說非事實也竊謂東畝者蓋令齊人於國之東偏爲田耳齊之東境濱海斥鹵封內盡東其畝則三面皆爲平原廣野晉人可以長驅直入故曰唯吾子戎車是利矣公羊傳曰使耕者東畝則是土齊也穀梁傳曰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正與左氏相發明土齊者言使齊國爲曠土也終猶盡也若云改南畝爲東畝則與土齊之義不協矣

諸侯間於天子

十二年傳諸侯間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釋文間音闕
灑案閒謂間隔當讀去聲文十五年傳云諸侯五年再
相朝以脩王命古之制也王制疏引鄭志孫皓問云諸
侯五年再相朝不知所合典禮鄭答云古者據時而道
前代之言唐虞之禮五載一巡守夏殷之時天子蓋六
年一巡守諸侯間而朝天子其不朝者朝罷朝五年再
朝似如此制案所云閒而朝天子卽此義也

迭我殺地

十三年傳迭我殺地灑案迭讀爲軼隱元年傳懼其侵
軼我也杜注軼突也文選陽給事諫軼我河縣李注引

此傳釋之云迭與軼占字通

唐苟 史苟

十六年傳鄭唐苟昭七年傳衛史苟灝案說文云苟自
急敕也从羊省从包省从口口猶慎言也从羊羊與義
善美同意己力切苟名似當讀若亟非从艸从句之苟
也然釋文無音則亦讀古厚切矣

圖其身

范文子謂欒武子曰子叔嬰齊奉君命無私句謀國家
不貳句圖其身不忘其君灝案漢書馮野王傳內足與
圖身外足以慮化圖身與范文子語意同

逃威也

十七年傳長魚矯以戈殺駒伯苦成叔於其位温季曰
逃威也遂趨矯及諸其車以戈殺之杜注曰欲逃凶以
爲害故曰威言可畏也灑案古謂賊害凶禍爲威書洪
範威用六極言天禍之以六極也詩小雅常棣篤死喪
之威言死喪之禍也逃威猶言避禍不當訓爲畏温季
見長魚矯來意不善故呼而逃之駒伯苦成叔走避不
及被殺於位季則趨而駕車欲逃矯追及而殺之也

施舍已責

十八年傳施舍已責杜注施恩惠舍勞役止逋責灑案
杜以施舍已責分爲三事非也下文逮鰥寡振廢滯匡
乏困救災患禁淫慝薄賦斂宥罪戾節器用時用民欲

無犯時皆一句爲一事且時用民卽舍勞役不應重複
又渾言施恩惠則各事皆可言尤覺泛而無當愚謂施
舍已責卽免逋負耳

通介堂經說卷三十

徐灝學

左傳三

襄公

君子謂子重

三年傳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杜注曰當時君子顛案傳因下文楚人所以咎子重之故未明故於上文先發其旨此君子自是作傳者託詞傳凡稱君子之言皆倣此

季孫曰略

四年傳定初薨匠慶請木季孫曰略匠慶用蒲圃之楨
季孫不御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
謂乎杜注曰不以道取爲略御止也正義曰不以道取
爲略今律略人略賣人是也季孫言略令匠慶略他木
也匠慶忿季孫未必無木可用故取季孫之楨其意言
遣我略人我止略汝季孫令之爲略雖自被略不得止
之釋例論此云議從略賤與此不以道取爲略別也灑
案如注疏說季文子令匠慶略取他人之木恐無此理
釋例謂議從略賤是也杜自相違異者蓋以匠慶用季
孫蒲圃之楨下文有多行無禮必自及之語疑未能明
故又誤解爲令略他人之木已因而被略殊非傳義季

孫不欲成定姒之喪故令簡略爲之公羊哀五年傳喪數略也正同此義先是齊姜薨季文子嘗取穆姜美楨以葬今匠慶用季文子之楨故曰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涓十五乘

十一年傳廣車純車涓十五乘杜注曰廣車純車皆兵車名涓耦也正義曰射禮數射筭二筭爲純一筭爲奇是涓爲耦也灑案宣十二年傳其君之戎分爲二廣杜注云十五乘爲一廣又成七年傳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皆與此同此云涓十五乘者合三十乘也

姑姊妹

十二年傳無女而有姊妹及姑姊妹正義曰釋親云父

之姊妹爲姑樊光曰春秋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爲姑姊妹蓋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妹列女傳梁有節姑妹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爲姑妹也後人從省故單稱爲姑灑案今粵人猶有姑姊妹之稱

戒食

十四年傳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灑案儀禮主人戒賓戒猶延也延引也此戒謂公延二子食杜注云敕戒二子欲共宴食失之昭元年傳子皮戒趙孟與此同杜注戒享期是也

使子行於孫子

校勘記曰石經子行二字改刊此行只九字初刻尚有

一字山井鼎云足利本後人記云子行下異本有請字
然則石經刊去之字卽請字也灝案有請字是也杜注
云使往請和也是傳文本有請字

崔杼微逆光

十九年傳崔杼微逆光灝案說文微隱行也謂潛往迎
之也餘詳後其徒微之

不可與也

二十四年傳大國之人不可與也杜注曰言不可與等
也欲使卑下之灝案與卽訓爲等非語詞之與也荀子
王霸篇曰不欺其民不欺其與又曰敵國畏之與國信
之又敵國輕之與國疑之與與敵相對與等也類也

周語

注說文與黨與也黨與二字平列皆相當平等之義相與猶言相友也困之謂相親暱爲黨與

風隕妻

二十五年傳崔武子見棠姜而美之使偃取之筮之遇困之大過陳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杜注坎爲中男故曰夫變而爲巽故曰從風風能隕落物者變而隕落故曰妻不可娶灑案杜以風隕斷句非也風能隕落物但言風隕則文義未完且下文妻不可娶妻字實矣疑當以風隕妻爲句蓋困三互巽變爲大過則巽在下有隕落之象故曰風隕妻言巽風之隕乃妻隕落之象也困六三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大過九三棟桡

因皆非吉兆其後棠妻見殺正應其象也武子當時不
解以爲凶在己故漫應之曰斃也何害先夫當之矣

將庸何歸

晏子曰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
庸何歸杜注曰將用死亡之義何所歸趣王氏引之曰
將庸何歸承上君死安歸而言杜以庸爲用歸爲歸趣
失其旨矣將庸何歸者將何歸也庸亦何也何歸之爲
庸何歸猶何傷之爲庸何傷文十人年傳人奪女妻而
不怒一扶女庸何傷昭元
年傳數月於外一旦於是庸何安知之爲庸安知荀子
傷魯語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
焉女庸安知吾不詎知之爲庸詎知莊子齊物論篇庸
得之桑落之下
非不知耶庸詎知吾莊子齊物論篇庸
所謂不知之非知耶孰能之爲庸孰能也
制言篇則雖

女親庸孰能親女乎

解者多訓庸爲用故義不可通顯案庸猶甯

也說文甯所願也將庸何歸猶言甯何歸將語助也

庸

與無甯語意略同

庸何傷甯何傷也庸安知甯安知也庸詎知

甯詎知也庸孰能甯孰能也莊十四年傳庸非二乎僖

十五年傳晉其庸可冀乎襄十四年傳庸知愈乎

王氏引此

三句庸字皆訓爲用失之

晉語吾庸知天之不授晉管子大匡篇雖

得賢庸必能用之乎呂氏春秋下賢篇吾庸敢驚霸王

乎楚辭哀時命篇庸詎知其吉凶家語在厄篇庸知其

終始乎凡此等庸字皆當訓爲甯

表澆鹵

表澆鹵杜注澆鹵塙薄之地表異輕其賦稅灑案文選

思元賦舊注不澆曰涪淮南齊俗訓澆天下之涪高注涪厚也涪與鹵異涪爲膏腴沃壤鹵爲斥鹵鹹地故表異之杜注混而爲一非也

僞效

二十七年傳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杜注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灝案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效犬者左牽之卽此效字之義昭三十二年傳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義同餘詳曲禮

晉之不能於齊

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杜注不能服而使之灝案不能謂不相能非不能

服而使之也說見昭十一年傳不能其民

以誣道蔽諸侯

子罕曰以誣道蔽諸侯罪莫大焉釋文云服虔王肅董
遇並作弊云踣也正義曰服虔曰斃踣也一曰罷也則
知服本作斃王肅董遇本皆作蔽謂以誣人之道掩諸
侯也杜本作蔽當如王董爲蔽掩之也灝案陸孔說異
未知孰誤然所謂蔽諸侯者當以掩蔽爲是上文單斃
其死斃乃訓踣耳錢氏大昕云襄十一年范宣子曰諸
侯道敝而無成能無貳乎與此傳同義當從服說作弊
爲是以上錢說其說殊誤范宣子所云諸侯道敝者杜注謂
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也與此各爲一義而錢氏妄相牽

引若如其說則誣與道蔽義不相屬成何文理乎

降婁中

三十年傳於是歲在降婁降婁中而旦杜注周七月入
五月降婁中而天明正義日月令旦危中者據夜有長
短及星度有廣狹是細計之數杜據大略而言故與月
令不同劉炫以月令之文而規杜氏非也灑案劉光伯
規杜固謬孔冲遠亦未知其故而漫爲之說耳灑嘗於
道光二十九年己酉測算中星表夏至五月中辰初三
刻一分二十秒降婁中今上推魯襄公十九年子靖葬
任是年
凡二千四百有三年減歲差變時八刻十三分二十六
秒得夏至五月中卯初二刻二分五十四秒降婁中元

凱實不誤月令呂不韋所作距魯襄時三百餘年故仲夏旦危中不得據彼爲證也

巾車脂轄

三十一年傳巾車脂轄杜注巾車主車之官灑案杜說非也巾車脂轄對文以覆巾車謂之巾車以脂塗轄謂之脂轄文選吳都賦吳王乃巾玉輅江淹雜體詩日暮巾柴車皆謂覆蓋之

昭公

誰能辯焉

元年傳封疆之削何國蔑有主齊盟者誰能辯焉杜注辯治也灑案辯與徧通言不能徧治也

蔡蔡叔

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杜注蔡放也釋文云上蔡字素葛反說文作𦉰灑案上蔡字當作𦉰形近之誤漢書宣帝紀骨肉之親𦉰而不殊昌邑王傳作析而不殊荀悅漢紀作放而不誅是其義陸氏未達故以說文𦉰字當之而音蔡爲素葛反繆矣孔冲遠雖承其誤而頗疑𦉰字未確故云隸書失體不可復識也杜注蔡放也亦𦉰之譌蓋元凱所據左氏本正作𦉰故直訓爲放若如今本作蔡蔡叔則文複義奧不得如此訓釋矣

定四年傳亦同此誤

今無乃壹之

子產曰僑聞之君子有四時朝以聽政晝以訪問夕以

脩令夜以安身於是乎節宣其氣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茲心不爽而昏亂百度今無乃壹之則失疾矣杜注壹同四時也灝案杜說非也說文壹作壹壹壹即氤氳字儿蘊釀鬱蒸之氣謂之壹壹其轉語爲抑鬱無乃壹之謂抑鬱其氣與上文節宣其氣相應非同四時之謂也孟子公孫丑篇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趙注孟子言壹者志氣閉而爲壹也與此同義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正義曰女在房室故以室言之王氏念孫曰室當爲生字之誤也是謂近女爲句生疾如蠱爲句本文女蠱爲韻下文食志祐爲韻灝案王氏斷

句是也晉語八曰是謂遠男而近女惑以生蠱亦以近
女爲句惟其謂室爲生之誤則字形不近室疾疑至疾
之譌至與致同大學致知在格物鄭注致或爲至禮器
有放而不致也釋文致本作至是二字

古通致疾亦常語也

非鬼非食

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灑案說文云
蠱腹中蟲也春秋傳曰皿蟲爲蠱淫溺之所生也梟磔
死之鬼亦爲蠱梟磔原本誤作
梟磔今從段訂蠱有二義中蠱毒者卽
傳所謂食也梟磔死之鬼爲蠱所謂鬼也晉侯近女而
致亂惑之疾故曰非鬼非食

穀之飛亦爲蠱

穀之飛亦爲蠱杜注穀久積則變爲飛蟲名曰蠱灑案
世未聞穀久積而變爲飛蟲之事上文皿蟲爲蠱杜云
器受蟲害者爲蠱此蠱之本義蟲生穀中如在器中故
亦謂之蠱爾雅釋器康謂之蠱康古
懷字郭注云米皮益謂
蠱食穀中米盡但存其皮也此蟲或有飛出者故曰穀
久積變爲飛蟲非真能變化也

豆區釜鍾

三年傳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
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杜注四豆爲區區區斗六升四區
爲釜釜六斗四升鍾六斛四斗灑案古所謂升非十合
爲升杜以嘉量之法布算失之矣小爾雅曰一手之盛

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據此則一升乃一掬耳蜀志諸葛亮傳注引魏氏春秋曰諸葛公所噉食不至數升宣王曰亮將死矣嘗疑日噉米至數升不可謂少今以小爾雅之數計之數升不過數掬米耳掬謂之升者升猶承也

升承古字通明夷六二用拯馬壯吉

釋文鄭云承也子夏作拊

謂以兩手奉承之也古者量法未備故有

豆區釜鍾之名不得以嘉量之法強而同之後代量法既備而猶沿舊稱者世俗兼用之也小爾雅又曰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依漢志斛重二鈞四鈞爲石推之則鍾爲四石缶二石藪八斗釜三斗二升區八升豆二升

一掬爲米五合如以斛爲石杜注鍾六斛四斗以斛爲石皆倍其數
則區斗六升釜六斗四升與杜注同蓋亦誤以今率馭
古法故多參差總之一掬所容必無十合之多則一豆
之積不得有四十合明矣況八斛爲鍾亦與晏子之言
不合故知豆區釜鍾與嘉量之法不同也

其相胡公大姬

箕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矣正義曰
杜不解相服虔云相隨也蓋相訓爲助不爲隨也言箕
伯四人其皆助胡公大姬神靈已在齊矣今定本相作
祖灝案胡公爲箕伯四人之後則祖字誤明矣孔冲遠
亦因箕伯四人不可云隨胡公大姬故訓相爲助灝謂

相如贊相之相輔助導引之也

余髮如此種種

釋名云牛羊之無角者曰童山無艸木曰童言未巾冠似之也灑案童子卅角今牛羊之無角者反曰童其義未協山無艸木與未巾冠亦殊不類劉熙蓋未得其義而爲之詞竊疑童禿一聲之轉童猶禿也左氏昭三年傳余髮如此種種釋文種木亦作董董卽童也皆聲近假借耳

閒而以師討焉

五年傳晉侯欲止公范獻子請歸之閒而以師討焉杜注閒暇也釋文閒音閑注同又如字灑案閒當讀去聲

謂俟其閒隙而以師討之也杜陸並失之

懼其未也

六年傳懼其未也正義曰懼其未從教也灑案未疑當作末後漢書應劭傳孫卿云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與此同義

棄親用羈

七年傳單獻公棄親用羈杜注羈寄客也灑案史記陳杞世家羈旅之臣賈逵曰羈寄也

故以配日

日月之會是謂辰故以配日杜注謂以子丑配甲乙灑案麻法先推合朔卽日月之會也逐月朔既定則大小

建亦定故曰以配日材注未明

弱行

孟繁之足不良弱行正義曰當斷不良爲句弱行向下讀之知者案二十年杜注云繁足不良故以官邑還豹是也十行本弱作能按勘記云不良能行猶言不善於能行也正義欲於不良斷句非也灝案不善於能行文不成義當以弱字爲是弱行與不良義相足下文云弱足者居卽其證

或馮焉

八年傳石不能言或馮焉杜注謂有精神馮依石而言灝案據杜注或上當有神字傳寫奪之漢書五行志上

正作神或馮焉按勸記謂後人依杜注增之非也

莫保其性

今宮室崇侈民力彫盡怨讎竝作莫保其性杜注性命也民不敢自保其性命顯案性生也言晉侯非時役民民不能保其生業非不保性命也淮南精神訓天下之所養性也主術訓近者安其性高注性生也十九年傳民樂其性彼疏云性生也竝與此同義杜注失之

若何弔也

叔弓如晉賀虓祁也游吉相鄭伯以如晉亦賀虓祁也史趙見子大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大叔曰若何弔也其非唯我賀將天下實賀釋文若何

弔也本或作若可弔也臧氏琳曰若何弔也語甚糝糊
作可字是其讀當日可弔也句其非唯我句賀讀將天
下實賀句史趙言可弔故子大叔言若可弔則非特我
弔若可賀則天下皆賀明已亦隨眾而已非有異於人
也灑案此當作若何弔也爲是本或作若可弔也蓋涉
上文可弔也而誤若何弔者猶言何爲而弔也左氏文
從字順臧氏強改句讀以彌縫譌字其謬甚矣子大叔
方以史趙可弔之說爲不然豈得曰非唯我弔乎玩其
詞氣實非賀弔竝舉不得如臧氏所云也

吾是以譏之

十年傳有星出于婺女鄭神竈曰晉君將死云云吾是

以譏之灝案譏與幾通孟子公孫丑篇丑爲闢譏而不征地官司關鄭司農注引作幾而不
征齊語及荀子王制篇並同 玉藻御警幾聲之上下鄭注幾猶察也

難不慎也

昭子語諸大夫曰忠爲令德其子弗能任罪猶及之難不慎也正義曰言人居身難可不謹慎灝案孔說非也

難猶患也

說見經義述聞宋衛實難下

言患在不慎也

寺人桺

冬十二月宋平公卒初元公惡寺人桺欲殺之及喪桺熾炭于位將至則去之比葬又有寵杜注言元公好惡無常灝案傳言桺善怙寵非謂元公好惡無常也

不能其民

十一年傳蔡侯獲罪於其君而不能其民杜注不能施德灑素不能其民謂與民不相能非不能施德也文十六年傳夫人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公知之盡以實行蕩意諸曰盍適諸侯公曰不能其大夫至于君祖母以及國人諸侯誰納我昭元年傳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關伯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與此同義又能耐古通故能亦作耐昭元年傳釋文能如字又奴代反小雅漸漸之石鄭箋豕之性能水釋文能本又作耐

不可沒振

且譬之如天其有五材而將用之力盡而敝之是以無拯不可沒振杜注不可沒振猶沒不可復振正義曰天

之用楚如人用五材力盡而敝敝則棄之是以無救助
之者拯是救溺之名遂以救溺爲喻不可沈沒之後復
振救之振亦救也言楚如沒水不可救也灑案振猶收
也中庸振河海而不拯濟也取也易農用拯馬釋文引
攷鄭注振猶收也伏曼容云濟也子夏
作拊拊言敝而無用不可復取耳杜注失之孔疏謂以
取也救溺爲喻尤謬

請免喪而後聽命

十二年傳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
後聽命六月葬鄭簡公杜注傳終子產辭享明既葬則
爲免喪灑案古無既葬免喪之事子產言免喪不言既
葬免喪杜說誣也

其以中僞也

伯璣謂穆子曰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以中僞也

灑案其猶豈也也猶乎也

說詳王氏釋詞

言壺何爲者豈以中

爲僞乎

國不競亦陵

十三年傳子產曰晉政多門貳偷之不暇何暇討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杜注不競爭則爲人所侵陵不成爲國灑案競爭承上政多門而言陵替也承貳偷言謂晉政多門各懷苟且非爭競卽陵替也杜說非

親親與大賞共罰否

子服惠伯曰親親與大賞共罰否所以爲盟主也杜無

注灝案親親魯與晉同姓之國也與大魯大於夷也賞
共罰否言能供結宜賞否者宜罰也上文云魯事晉何
以不如夷之小國魯兄弟也土地猶大所命能具卽此
意也十六年傳曰一共一否

不爲末減

十四年傳仲尼曰叔向古之遺直也治國制刑不隱於
親三數叔魚之惡不爲末減曰義也夫可謂直矣杜注
曰末減也減輕也以正言之於義未安直則有之臧氏
琳曰正義曰服虔讀減爲威下屬爲句不爲末者不爲
末爨隱蔽之也威曰義也言人皆曰叔向是義妄也家
語正論篇載此事亦作不爲末注云末或曰義也大作

或曰義注云或左傳作咸則王肅所見左傳與服本同
杜氏改咸爲滅而屬之上句失之臆見也不爲末王杜

皆如字服云不爲末槩是讀末爲抹集韻引字林云抹

撥滅也

灑案集韻十二曷撥下云側手擊也春秋
傳撥仇攷一曰抹撥掃滅也不云字林

知古

但作末槩矣又上文先云義也夫中言除三惡又云殺
親益榮明是以直爲義猶隱四年石碣殺其子而傳云
大義滅親也杜云於義未安又云以直傷義不免刻求
古人失聖人表揚之旨灑案直卽是義滅說是也其從
正義訓末爲抹撥則誤抹撥非古語也且但云末亦不
得以抹撥解之正義所云末槩隱蔽乃自爲末字作解
而滅氏誤認爲服虔之言又謂杜以臆見改咸爲滅斯

尤鹵莽矣今案服本作咸義與滅同孔冲遠不知其義
 故謂咸字下屬耳咸滅古字通昭二十六年傳咸黜不
 端正義曰咸諸本或作滅是也蓋滅之本義謂水涸引
 申為凡滅損絕滅之稱咸亦有絕滅義故二字通用王氏
 引之曰咸者滅絕之名說文曰俄絕也讀若咸聲同而
 義亦相近君爽曰咸劉厥敵咸劉猶言遇劉虔劉也文
 十七年傳克滅侯宣多史記趙世家帝令主君滅二卿皆謂滅絕也家語之或字亦咸
 之譌因咸譌為或而曰義也夫遂成或人之言於是頓
 生疑義不知所謂義者即孔子稱之曰義也曰字用以
 開句或用以更端或設為問答古人行文多有此句法
 如論語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子
 子曰為是其智弗若與曰非然也又獨樂樂與人樂樂

孰樂曰不若與人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
眾經傳中此類未可枚舉

除三惡加三利

平丘之會數其賄也以寬衛國晉不爲暴歸魯季孫稱
其詐也以寬魯國晉不爲虐邢侯之獄言其貪也以正
刑書晉不爲頗三言而除三惡加三利杜注三惡暴虐
頗也三惡除則三利加灑案三惡謂賄詐貪三利不爲
暴不爲虐不爲頗也

拜戎不暇

十五年傳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
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杜注曰言王寵靈不見及故

數爲戎所加陵正義曰數爲戎所侵陵拜謝戎師不有
閒暇灑案拜者言服也郊特牲曰拜服也謂服戎不暇
也孔說失之

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

子孫不忘所謂福也福祚之不登叔父焉在杜注曰言
福祚不在叔父當在誰邪釋文福祚之不登叔父絕句
顯案此當讀福祚之不登爲句叔父焉在爲句叔父指
唐叔言受分器而不忘乃所謂福今而忘之是福祚不
登矣叔父之靈焉在乎杜注及釋文斷句皆非也

刑之類類

十六年傳刑之類類杜注緣專類以成偏類正義引服

虔讀類爲類解云頗偏也類不平也灝案服說是也類猶戾也二十八年傳忿類無期杜注類戾也